

有生以來，所有關於春天美的記憶是在那片紫雲英地里開始產生的。

童年時候，生活在故鄉，在老家村落堰塘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水稻田，秋冬農閑時，為增加田里的肥力，鄉民們往往撒些紫雲英，也就是我們口頭上稱作苕子的種子，作為綠肥，一到來年初春，這片田里的紫雲英就開滿紫色紅色白色的花，長得特別茂密，這也就成了童年我們天真爛漫孩子們的快樂場所。

小學時候，每年早春季節，放晚學回來，進屋把書包一放下，我們就不約而同來到這片紫雲英地里，盡情玩樂，充分擁抱這片瀰滿春的气息的聖地。紫雲英真多真茂啊，放眼望去，宛如一張花紅綠厚的地毯鋪在腳下，那一派動人的生機，擁來眼簾，惹人心歡悅，我們俯身展臂直撲下去，那醉人滿懷的花紅綠色，蘸滿濃濃的帶着中草藥味的清氣，直融入人的身體乃至心靈。

不一會兒，紫雲英地就被我們踐踏成許多曬簾大小的凹陷草墊了，這個時候，我們是絕不擔心被人呵責踐踏了作物的，因為我們早知道，不久之後這紫雲英將被水泡翻埋在泥里肥田了，孩子的肆意蹂躪卻正好減少了他們耕作的麻煩。夥伴們在里面跌滾翻仰，或翻玩撲克，一時又圍攏圍來做丟包遊戲，歡聲盪漾在高天四野。

他們玩得興濃時，我往往就一個人來到

紫雲英地裏的春天

埂邊的田溝里去尋賞幽草，兩側溝泥已經消盡了冬天的枯槁，潤澤如膏了，似乎正待聳動，沁出幾抹絨草的嫩綠來，嗅出匍匐着的我的滿鼻清芬。在這感受的美好里，我知道不久犁耙水響之後，這一方天地將佔據新秧的葱翠，以及白亮水田上方翻飛的鷺鳥等等了，春天那時也將更熱鬧，油菜金黃，綠麥蓋被，桃梨杏花都綻放出各樹的本色，爭紅賽白，草木煥來碧玉的光澤，簇擁村莊團團綠煙，雀鳥買弄起清脆的嗓子，在煦陽和風里悅人視聽，連天歌咏春天的美好。

那時的春天，如紫雲英一般的絢爛。在人到中年青春逝去的現在，還一次次續紛着我的記憶。

作者 李甫輝：湖北省京山縣錢場中學



臘八節一過，鄉下的年味就濃了。喝完臘八粥，母親就開始掃年，圍上圍裙，戴上遮灰的帽子，用一根長竹竿綁上新的竹葉筴帚，打掃屋里的平時夠不着的灰塵。把掛在牆上的相框取下來，掃去相框後面的灰塵，用抹布細細擦拭相框，相框里的老相片一下子就煥然一新了。母親揮動着筴帚，把房樑上的蜘蛛網掃下來，打掃完每一個角落，就丟掉了晦氣，可以歡歡喜喜地迎新年了。

緊接着就貼春聯，剪窗花，在貼窗花的同



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愛

時，還要在大門、屋門上，牆壁上、門楣上貼上大大小小的“福”字。

掃年之後，母親就開始做各種吃食，置辦年貨。炸麻花，做臘肉，殺雞，做苕絲糖等，宰年豬，定好吉日，宴請親戚鄰居一起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，濃濃的年味就從每個人臉上洋溢的笑容中透露出來。

母親每年都做豆腐。在簸箕里挑選飽滿的黃豆，用水浸泡，黃豆膨脹後，就拿出小石磨，用小鐵勺子舀盆里泡的黃豆和水，一起倒入磨眼，轉動石磨，乳白色的渣漿就從石磨里汨汨流出，母親用木勺子刮渣漿磕到準備好的大盆里，倒入燒好的熱水里，用白色的包袱濾去豆渣，再繼續加熱鍋里的豆漿，然後，取出瓶子里事先準備好的海水點漿，母親用水舀子均勻地灑上海水，有句俗語叫“灑水點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”，點豆腐是最為關鍵的一環，點好漿蛋白質才能凝固成豆腐。母親把豆腐

切成長方形大塊，用鍋鏟鏟到盤子里，分一些給親戚鄰居，其餘都冷藏，留着過年吃。豆腐的吃法有很多種，可以做麻婆豆腐，也可以油炸，還可以切成小塊和粉絲肉塊包包子等。

小男孩最為期待的事是放幾挂鞭炮，當遠遠近近聽到鞭炮聲在空中響起來時，年味就更濃了。

對女孩子來說，最有意思的是爆苞米花了。爆米花師傅早地找到一塊空地，把小黑爐子一放，不一會兒，就圍了一群爆苞米花的人。師傅把苞米倒入小爐子里，撒上糖精，關上爐蓋，爐子在火里滾動，苞米在爐子里跳舞，十幾分鐘後，師傅吼上一嗓子“好嘍！”小孩子趕緊捂住耳朵，往遠處跑，可又不甘心，又想偷偷地往這邊看，

只聽見“砰”一聲，一團煙霧騰空而起，爆米花一個個笑裂了嘴，從黑爐子里跑到一個與黑爐相連的長袋子里，人們拿起事先準備好的口袋把香噴噴的爆米花裝上，扎好。一旦扎不緊，苞米花很容易受潮，也就不脆了。苞米花可以一直吃到正月末，每天吃上幾把，嘴里香香的，天天都有年味儿。

緊接着就是祭祖，吃團年飯，過除夕，看春晚，拜年，鬧元宵，民間藝人會扭秧歌，唱京劇，舞龍，舞獅子，熱鬧得緊。

“有錢沒錢回家過年”，這樸素的話里，包涵着最為樸素的親情的回歸，在“團圓”，“喜慶”中，千百年的過年習俗經久不衰，中華大地上處處瀰滿年味。

作者 宮佳：筆名：紫竹。遼寧大連作協會員。作品發表于上百家國內外報刊雜誌。

年味更濃

一兒又要過年了。滿街的色彩感染了我這顆寂寞已久的心，我帶着激情在嘈雜的人群中踩着喜興的節拍，心中不由感慨，“不到街市，怎知年景如許”。

至從南下的列車把我們卸在了大都市——廣州，便有了太多無法排遣的失落與無奈。曾經的一切已經過去，未來還在期盼。似水流年早已把我們的棱角打磨，絲絲縷縷的創傷牽動着內心的冷暖與疼痛。

我提着五顏六色的果品，姹紫嫣紅的包裝裹着太多的人生百味……

我將年貨分成兩份，一份先寄給北方的父母，為輕裝上路。一份留給住對門的老媽。她總是以老人的善良，關愛着離開親人在外打拼的孩子們，幾個小哥們都叫她老媽。六旬的老媽孤身一人，開朗健談，有時見到我們就會樂呵呵地說，我要有個像你們一樣的兒女多好。我們便會爽快地回答，老媽，我們都是您的兒女。

新年的前兩天，滿腦子的回家。家鄉，對於出門在外的游子來說，那個雖不出名，卻在中心永遠樂土的小村莊，如一個巨大的磁場，無論你走多遠多久，都會把你吸引回到它的身邊。回家過年的感覺就像飢渴已久的嬰兒終於回到母親的懷抱。故鄉有我們的根，有那永遠也無法泯滅的故鄉情。故鄉是兩千多里的山水相隔，故鄉是日漸白髮的雙親留下的一扇門，累了、苦了、痛了，便是療傷的溫床。客居都市，我深深體會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含意。我多想做

一回劉長卿筆下的風雪夜歸人……

悲歡離合的人生際遇，血淚鋪就的路就是不屈的漂泊，一把疼痛的鄉愁。

我和夥伴們各自忙著準備回家時，老媽出來進地說：小燕們就要飛走了，媽媽們都等着你們團聚呢！我要是也有個小燕飛回來多好。她的眼里不時閃爍着羨慕的波光，可我察覺老媽心中的苦澀被嘴角的笑意掩過。此刻我的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，就在這一剎那，我馬上改變了回家的念頭。我要從小事做起，盡力給身邊人溫暖，讓大家多一些愉快。

寄禮物時，打給媽媽一個電話，編了一個自己不想回家過年的理由，媽，在這新年之際我有了新的打算，我想用假日完成一部稿子。請媽放心，我常和您提過的老媽會像您一樣疼我。媽！您就滿足我的一次請求吧！母親也是個慈愛、豁達的人。她立刻明白了女兒的意圖：好了，乖女兒，你不就是想陪老媽過個年嗎？媽同意並贊成……可這時老爸接過電話：黃毛丫頭！你長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怎么不回家過年了？聽到



盧茜背着雙肩包，一路歡快地哼着小曲朝校園外走去。

“盧茜，今天這麼高興，是不是你的貸款還清了？”同學江蕪在校門口碰見盧茜道。

“我現在哪有錢去還貸款？家里拿不出來，借又借不到，真是愁煞我也。”盧茜一提貸款的事就愁眉苦臉，心慌氣虛。

“那貸款公司不打電話追債啦？”

“不怕啦，他們的追魂電話打不進來了。”盧茜臉上露出得意的笑。

“你關機了？”

“NO，我敢關機嗎？”

“你換號了？”

“NO，NO，NO，我機都不敢關，吃了熊心豹子膽了，還敢換號。他們找着我了不把我往死里揍。”

“你有什么高招，說來聽聽。”

“我們要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，特別是要



充分利用現代高科技來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。追債電話整天騷擾，恐嚇，威脅，攪得我吃飯不香，睡覺不安。還好，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奇招。”盧茜故意賣關子。

“什麼奇招？你快說呀！”江蕪心急地問。

“呼叫轉移。”

“怪不得你今天這麼高興呢，你現在干什么去？”

“前幾天心情被債務公司攪亂了，我準備

這個雙休日去附近的景點玩兩天，調整調整心情。”說完，一揮手，攔下一輛的士飛奔而去。

半個月後，盧茜在校園里漫步，一輛警車突然在她身邊停下，從車上下來兩個警察把她帶走了。

原來，盧茜將自己的手機電話呼叫轉移到了110報警台。

作者 譚貴珍：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

翠花的難題

翠花和翠花媽從鎮醫院一回到家里，這母女倆就哭成一團了。

這是咋回事？翠花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對翠花二姨說：“春節前，翠花從省城打工回來時，剛到村口就被人給糟蹋了。今天到鎮醫院一檢查，翠花竟懷上了野種！”二姨一聽這事，也不由地落下淚來，接着又抱怨說：“怎么不到派出所報案呢？”

“報案又有什麼用呢？前年西莊的小娥也遇到過這事，不是報案了嗎？結果流氓沒有抓着，還弄得滿村沸沸揚揚，小娥也沒人要了，到如今還沒嫁出去呢！”翠花媽一邊說，一邊嘆息。

事已到此，二姨和翠花媽商議，決定帶翠花到三十里外的慶安鎮做流產手術。翠花已是一整天沒吃沒喝了，床單被眼淚濕得能擰出水來。二姨坐到床前安慰說：“南莊的三丫也曾被人強姦過。北莊的懷玉被強姦了好幾回呢！懷孕後，是懷玉媽暗地里把她帶到慶安鎮做流產手術的，村里沒人知道，從醫院回來還和黃花閨女一個樣。”二姨如此這般地開導幾句，也就唉聲嘆氣地回去了。

這是2011年春，發生在蘇北小鎮上的一起強姦懷孕案，沒有報案，也沒有破案。

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。翠花被強姦懷孕的事，不知怎地被高塘村計劃生育專職幹部王雄雲知道了。鎮里這個月下達給高塘村3例流產任務，兩個星期過後，村里還是零進度。王雄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整日在村里團團轉，也沒有發現一個計劃外的孕婦。得知翠花懷孕了，就找到翠花媽說：“翠花的手術費用我們村包下來了，這個星期就讓翠花跟我到葉場鎮做流產手術。”翠花媽想：翠花做手術不需要自己出錢，又能完成一例流產名額，為高塘村的計劃生育工作做出一份貢獻，也就滿口答應了。

不答應的是翠花。翠花哭過七天七夜之後，已不再用淚水洗面了。她說：“這一個流產指標，給高塘村太便宜了。人家瓦房村計生專干不僅手術費用全包，還發給50元生活補助

呢！”

說是這樣說，然而翠花這一個流產指標瓦房村也沒能買到。因為翠花二姨說：“陵城鎮願意出100元，來買翠花這一個流產指標”。二姨已不再提去慶安鎮做流產手術的事了，她決定讓翠花到陵城鎮去做。

可翠花仍是不願意。打工返鄉的翠花畢竟多識廣，比其他姐妹多了點經濟頭腦，她仿佛覺得肚子里的這個野種很值錢，可以進行拍買似的。果然，邱集鎮計生專干發來了短消息：“邱集鎮願出150元買下這一個流產指標”。

短信還沒來得及回，王集鎮的李久安打來了電話，說王集鎮願出250元。翠花答應李久安了，可翠花媽這回卻不肯答應，說：“沒有300元錢，免談！”

翠花要到哪個鎮做流產手術呢？

五天後，翠花二姨又來了，見了翠花就興奮地伸出三個指頭說：“去桃園鎮，桃園鎮願出300元。”翠花媽說：“去高作鎮，高作鎮也願意出300元。”是去高作鎮還是去桃園鎮呢？翠花本來不該感到為難的，讓她為難的是，偏偏這兩家鎮醫院里都有自己過去的同學，她怕讓熟人碰見，以後難找婆家。更讓翠花為難的是，這樣猶豫來猶豫去的，肚子里的那個野種，卻一天天地大了起來。

後來，竟早產了。經過全力搶救，這個翠花

作者 魏鵬：江蘇作協會員，在多種報刊雜誌發表詩歌、散文、小說，有作品獲獎並收入多種選集。



老爸的怒斥，我馬上換好聽的說：老爸！您放心，清明一定早早回去，和您一同給爺奶掃墓祭拜……老爸在我的乖、哄、拍、順中，最後父親還是有了笑聲……對於父母的理解，女兒心存感激。

當我把年貨提進老媽的屋，她忙說，傻孩子老媽有買了，快給你父母帶回去！我高興地說：他們的寄去了，這是咱的。老媽！我不回家了，和您一塊過年好吧！我快樂地擁抱老媽，像小時抱着自己的母親一樣親呢。

我知道她多想有人陪自己過年，她多需要一個女兒啊！老人的夢就是我的夢。

當老媽聽到我要和自己一起過年，她驚歎了好長的一個“啊！”嘴就不擰了。只見她臉上堆滿了笑紋，如一朵深秋的菊花。激動地說，我有女兒了……

沉浸在另一種愛之中，領略心靈的愉悅。愛就是幸福的源頭，在那脈脈溫情之中，她感到這個年味更濃。

紅燈籠高高掛起，喜慶立刻塞滿小小的院落。老媽還剪了幾幅誇張至極的窗花，漂亮得

令我唏噓。新年的鐘聲敲響的那刻，媽媽的電話帶來一串笑聲：孩子，你又長了一歲，媽相信你會做得更好……小妹搶過話機，姐姐！“啪”的飛來一個清脆的吻。老爸又搶着發言：爸的好女兒，算你夠狠，不給我回家過年，什麼時候會學會你媽一樣的尊老敬老了？爸祝你們娘倆過個幸福年！爸爸的高音讓老媽聽得一清二楚，她也忍不住對着手機大喊：今年我借你們的女兒，明年一定還。祝闔家快樂！哈哈……老媽開懷大笑。年夜，我覺得故鄉、親人離自己越來越近。

幸福的真諦是靈魂的摯誠，愛是生命與生命的惠澤，只要人與人之間的情構建在愛的基石之上，世上萬千的愛就匯成一條波瀾壯闊的愛河。

夜漸靜時，我發現老媽原是個才母，她向我講起了自己從前飽經風霜、坎坷傳奇的一生，老人如一本精湛的巨著。後來又講中國傳統文化、《家風》《孝道》等。她是個優秀的講師，滔滔不絕，入情入理。老媽閱歷深廣，充實了我的心靈，也成了我創作的好素材，我聽得津津有味。

天下的母親都有一顆博愛的心，所有的媽媽都值得孝敬和愛戴。

娘倆撥響了過年的這根溫馨的琴絃，讓生命如春天的大地，滋潤返青……

當夢想照進心靈，當愛在心中綻開，世界一片霓虹！

作者 穆桂榮：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，在多種報刊、雜誌發表作品600余篇首。